

诗路花语

家在海南

第五个夏天

骆家

沙滩上到处是海草的草籽
像待孵化的鱼卵，绕过
海岸始终不愿意睡着
如我之不眠

渔夫和船似乎相反，老爸茶
让他们积聚了一天的能量
此时正好推船出海
他们极需浪的鞭子

满江红·宏图骏业

邓光华

众志成城，
保生态，万千气象。
天如洗，
莺歌燕舞，
繁花竟放。
碧水拖蓝鱼虾畅，
青山漾绿牛羊壮。
好风光，
处处画斑斓，
成清靓丽。

中国梦，
融志向。
共产党，
孚众望。
尽惠民创举，
恩波浩荡。
诚信良风催卓越，
文明正义添高尚。
喜富强，
友善聚和谐。
笙歌亮。

沁园春·陵河

陈健春

信步陵河，独享风骚，水阔天欢。
看双桥灯彩，清波醉月，两堤柳影，浓酒香兰。
数点歌声，逸飘球艺，曲曲萦怀。
寻声去，听惊涛拍岸，波涌心弦。

昔时洪水漫漫，有无数黎民失故园。
惧云愁添怨，雨残加泪，问尊大禹，治水何难？
拙笔神威，雕工细刻，筑坝拦河映碧山。
心如镜，有新城古镇，梦幻人间。

乡邮员

郭树护

乡邮线路每村开
小巷常逢送信差
摩托笛声门外响
村民知是报刊来

南港码头

符力

长路还记得，夕阳
也能在回忆里放电影——
有人在这里问路
过海，吹着琼州海峡的晚风：发
丝苍苍
视野茫茫
我在这里看一节火车头
看一个老家伙
他在海岛上回来奔跑的日子已
然结束
一丛荒草，几片落叶
就断了他的前途
他真的老了，万丈豪情已泄尽
只剩下在烟尘里剥落油漆和铁
锈的权力
却仍须
承受尘世的风和雨

这一切，沙也看見
云也知道
而没有哪棵树向我轻声询问

年轻人啊，你从何处来
为何一身黑衣
两眼忧戚

诗路花语

家住新英湾畔

李焕才

北门江急匆匆从山上跑来，临近海
边，一抖，抖出一个巨大的湖。大海涨
潮，海水汹涌而来，湖也就变成海湾，叫
新英湾。

我们村就在新英湾畔。新英湾盛产
鱼、虾、蟹、螺、沙虫和泥虫。我们村耕种
岸边的土地，又耕种海湾这片“大田”，名
副其实的是鱼米之乡。

潮水在夜色掩护下潜入海湾，来到
我们村边。海风驱散晨雾，白茫茫的海
水铺在村前，潮头悠闲地徜徉在村边的
土坎下，亲昵地舔着村口那石阶。嘭一
声响，日头从水里蹦出，抖落身上的红
色，染红整个海湾，我们村也抹成一片绯
红。

一股浓郁的粽香在村口那弥漫，孙
二娘的粽子摊在那大酸梅树下摆开了。
大人小孩循着粽香走来，高高低低坐
在板凳上，端着粽子，一边吃一边
咂着嘴夸孙二娘的手艺。孙二娘亲自
到湾南山去割青粽叶，选北门江边水田
的良种糯米做料，拿湾北岸黑猪的五花
肉和新英湾咸水鸭的红心蛋腌制咸
蛋做粽馅，再拿水草搓成麻绳绑得严严
实实，不透气，不泄味，大火蒸熟时，剥
开粽叶，那青黄色的粽肉喷出咝咝的
馨香，扑进入的五脏六腑。孙二娘的手
艺的确好，变着花样把粽子包成赤豆
粽、冰糖粽、露水粽，让人换着口味吃；
粽子又包得个小，“粽小人”欺粽，粽大粽
欺人。”连那些腻糯米食的人瞧着，食欲
也疯狂起来。

潮水随着粽香的消失，悄悄退出了
海湾，汪汪的海水幻化成一片美丽的滩
涂，有沙滩、水滩、泥滩，有葱绿的草地
和茂密的红树林，还有纵横交错的港
汊、水道和沟壑。男人女人提渔网扛锄
头拿铁铲捉螃蟹又走下海滩赶海，海滩就
像田野，人影绰绰。男人都捞虾、捕鱼、
药虾，捉螃蟹，女人就挖沙虫、泥虫和海
螺。孙二娘的男人爱捉螃蟹。那八足
横行的家伙随潮水上滩来，退潮时赖着
不走，有的悄悄地潜在浅滩中，有的隐
秘地躲在水边的泥浆里，有的跑进红树

林去，有的在泥滩上挖穴藏起来。孙二
娘男人背个蟹篓扛把锄头在海滩上走
来走去，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一会，
他下浅滩踩螃蟹，踩上了，蹲下，伸手抓
螃蟹塞进篓里；一会，他在水边找，瞧见
螃蟹的爪痕，寻过去，泥浆中就支起两
只火柴梗样的眼睛，就一把抓住；躲在
红树林气根下的螃蟹见有人走来，就张
牙舞爪，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孙二
娘的男人伸手指压住蟹背，嚣张的螃蟹
就动弹不了，乖乖束手就擒；在泥滩上
打洞钻穴的螃蟹，他就挥锄头挖，最后
也捉进篓里。孙二娘喜欢在草滩上挖
泥虫。软绵绵的泥虫钻在草滩的泥土里，
瞧见草根有头发丝那么细的泥虫，
锄头挖下去，泥虫就出来了。孙二娘的
男人总是离孙二娘不远的地方来
来去去捉螃蟹，蟹篓塞满时，就朝孙二
娘走来。孙二娘就笑着夸她男人行，真

行啊！她男人也瞧她的泥虫桶，脸上蓦
地泛起笑意。

年轻的男人喜欢在浅滩上撒网。手
抓鱼网，两臂张开，奔跑在水上追鱼群，
突然洒洒一抛，渔网风一样飞出，像仙
女散花般，散成一个圆圆的月晕，罩在水
上，鱼群就罩在网里。姑娘们总是在浅
滩边的沙滩上挖螺。螺就藏在沙滩下。
珠白螺滑亮白白的，像女人的肌肤；
红口螺圆圆的，口唇肉红，很好看；喷水
螺薄薄的壳，透明，锄头一挖，水就从螺
嘴冒出来。姑娘们低头挖一会，就抬头
来望一下撒网的后生们。村里的年轻人都
想要村里的姑娘做媳妇，姑娘们也想嫁
在村里。有道是，海里的鱼只能吃咸
水，不吃淡水。细想也是，娶个山村姑娘
来，她能下海滩么？

海水又涨潮了。海湾很平静，村里
也很平静。有这个海湾，村里人的日子

都很平静。孩子们不喜欢平静，下海滩
去玩水，要玩出个热闹来。孩子们追逐
打闹，让笑声和水花一块纷飞。退潮了，
孩子们到那乱石滩去捞虾。小白虾像半
截牙签那么大，白亮透明，头顶着两根
比头发还细的触须，不惊不忧，甚是惹人
喜爱。成群结队的小白虾在乱石滩上
上窜下跳，像水面上滚着一团烟。潮水要退
离石滩时，小白虾不再贪玩了，急匆匆
跟着海水离开。孩子们抓网兜堵在石缝，
小白虾顿时慌了，叽叽喳喳乱跳乱撞，撞
进网兜里，蹦上旁边的石头去，也蹦到孩子
们的身上。孩子们乐开了，抹着身上的水珠，
抹着被小白虾弹痒的皮肤，嘻嘻哈哈的笑
声洒在乱石滩上。小白虾很好吃的，生吃很
鲜甜，拿来炒豆芽、炒豆角或者煮冬瓜汤，
味道都很好，拿来腌成虾酱，或者晒成
虾米，更是香得诱人。

书斋小语

“盛开”的情歌

余正斌

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诗歌的永恒主题。最近读著名军旅作家、诗人张国领先生的愛情长诗《盛开》，收录在《张国领文集》第1卷经典诗卷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和感动。

国领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创作了《致祖国》、《忠诚》、《用弹壳，我吹响悲壮的歌》等大量反映部队官兵火热生活和战斗激情的军旅体裁诗歌。这些诗作是诗人对部队生活的深入体察、体验和感悟，真情实感，富于激情，有战斗性，传递正能量，深受广大官兵喜爱。而在他铁血的刚性背后，也深藏着柔软细腻的情感。近年，诗人又创作了《千年之后你依然最美》、《盛开》等一批经典爱情诗。这些诗作同样反映了诗人的诗学追求和爱情观。

诗观可以瞬息万变，而爱情坚贞不渝。诗人是这样经营着自己的诗歌，也这样坚守着自己的爱情。诗人与妻子相濡以沫，无论是结婚之初，还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始终相敬如宾。“你已走不出我的视线了/那是一张云雀的翅膀/再大的草原也被它俯瞰/你已走不出我的心了/因为已融为一体。”从《盛开》这首写给妻子的永世情歌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用情之专、用情之深。

其实，爱情的力量不仅来自于油米酱醋茶，更在于内心世界与灵魂的高度契合。诗中，诗人展开想象，以心灵捕捉爱情中的细节，又用这些细节传达内心的波澜壮阔。诗作突出情感调度，细节雕刻，物象运用，使身心与灵魂在一定的高度上重逢。这种饱满的情感和真挚的咏叹构成了激荡人心的旋律，呈现诗歌的精神内核。

“你的爱是用美丽拧成的皮鞭/抽打我/以优雅的姿态/闪耀彩虹的弧线。”骏马站立在起伏不定的草原上/枣红色的鬃毛/滴着小溪样的热汗/它是和我一起/奔跑的，把坎坷跑成坦途/把荆棘跑成地毯。”这几句诗以皮鞭、弧线、骏马、鬃毛、热汗、地毯等为意象，简约质朴，却构成一幅诗人企盼的甜美爱情生活图景。读起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又形象逼真，寓意深刻，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但我要把你的气息/独自享有/别怪我亲爱的，
我的自私/是对你一个人的自私啊。”在诗人看来，爱情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性超出了人性专注的物质范畴，更在于精神世界向更高层次探求。也正因为爱情是自私的，才体现爱情在生活中的强大能量。

在《盛开》一诗中，诗人把“我”引渡到诗中，“我”的置身其中，使诗的高度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进一步提升。“那里是我冲锋并要坚守的阵地么/你起的旗帜是对我无声的召唤/向着你的旗帜我是无敌的战士/为了我的旗帜我勇往直前。”“我是无敌的战士”，是实指，也是隐喻。诗人以此切入主题，深入诗歌的精神内核，明确自己的身份，自己是爱情的战士，也是冲锋杀敌的战士。是战士，就必须响应旗帜的召唤。诗歌由私人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上升到对生命、对理想、对祖国的热爱高度，增强张力和现实感。

动物档案

歪子

魏克

春天的时候，一般人家会买几十只鸭子或鹅来喂养，一般先是喂菜叶子拌米，稍大以后就喂稻谷。这样，等到秋收的时候，就可以把它们赶到稻田里去吃掉落的稻谷。放鸭子是一个乡村孩子常做的一项工作，和放猪、喂猪一样。这样一个秋天下来，鸭子都会长得肥肥的，然后就会被卖出，或留一点自家做咸鸭蛋。

那一年，我家买了大约30只黄黄的小鸭子，放在一个筐箩里。筐箩的边大约20厘米高，鸭子总爱往外面跳。结果，有一只小鸭子跳出来后摔断了腿。一瘸一拐的小鸭子瘸了很久都没好，走路一歪一歪的，我们叫它“歪子”。慢慢地，它就长得比它的姐妹们都小了，抢食的时候也很费力，很难抢到。我和弟弟不得不额外喂它点吃的。到了夏天，别的鸭子都长出了新羽毛，歪子不但没能长出漂亮的新羽毛，相反，连身上的黄毛也没了，变得赤身裸体的。而且，由于它的身上沾满了灰尘以及食物的汁液，使得它看去就像一团泥巴。随着它稍微长大，它连一歪一歪地走路也很难了，只能趴在地上。每当喂食的时候，它就蹬着两条后腿泥巴一样在地上向前滑行。虽然它时常遭到别的鸭子的欺负，但它从不畏缩。我时常为它奋力抢食的精神所感动。

我的哥哥对歪子怨言已久。他说歪子连路都不能走，养它有什么用？有几次他要把它摔死，都被我阻止了。有一天他甚至摔了歪子一次，但没摔死。

终于有一天，在喂食的时候，哥哥趁我不备，一下子把歪子摔在地上，然后用脚朝着它奋力踩去，脚还狠地扭了几下。我赶紧过去把歪子抢救了下来。我想，哥哥下了那么大的狠脚，歪子是死定了。我看到歪子闭着眼，嘴翕动着，我捧着它，抚摸着这摸这温润潮湿的泥巴，流出了眼泪。小时候，哥哥时常殴打我和弟弟，我很畏惧他，但那时，我呵斥了哥哥。

想不到过了一会儿，歪子居然睁开了眼睛。我赶忙给它喂食，而且给它多加了一些米。我看到它立即又来了精神，贪婪地吞食起来。歪子长得太小，它很难跟别的嘎嘎叫着蜂拥在一起的大鸭子抢到什么吃的，所以它总是很饿。歪子的命可真大，从那时起，我就格外小心，而哥哥也没有再次向它痛下杀手。

由于歪子只能在地上爬行，浑身沾满了脏东西，连它的鼻子都被鼻涕一样的脏东西堵住了，所以它呼吸的时候很费力，鼻孔那里也发出了呼呼呼的响声。所以它吞食的时候，往往不得停下来吸气，然后继续吞食。

不久之后的一天早上，我准备喂鸭子们，却发现歪子已经死了。它的脖子弯曲着顶在筐箩的边上，因此我猜测，它是因为被别的鸭子挤压，最后窒息而死的。那几天，我的心情很灰暗，甚至直到现在，当我想起这只曾经努力生活奋力拼搏过的小鸭子，都会忍不住流泪。



粽香飘来故乡梦

郑立坚

五月有许许多多的乡梦：梦见
考试不及格被老师指着鼻尖骂；梦
见捕蜂窝被黄蜂蜇得抱着头窜；梦
见母亲熬好的粽子，香喷喷的……

一别故乡三十多年了，谁知我这思
乡的隐忧一直深藏在心间？

那年冬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
北风一阵强一阵弱地刮着，像是怪
物激怒一样，发出狼嗥般的怪声，让
人恐惧。天气骤然下降到摄氏7度，
我们兄弟几个钻进伙房的稻草堆里
避寒，眼巴巴地盯着凄风苦雨肆虐，
身子不可抗拒的寒噤。

晌午，父亲拎着一只沉甸甸的

草袋跨进门来，母亲连忙迎上去接
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袋粽子，“在
哪里来的粽子？”“在和乐三角路，
买的。”父亲答应着。母亲高兴之余便
将粽子放进锅里加热。我们像小猫一
样从稻草堆里爬出来，揭开锅盖就要
拿粽子。母亲抓住我的手说：“孩子，
别急，待粽子煮熟，给你们吃。”

在我们家乡，包粽子吃粽子很流

行，每逢端午节临近，家家户户都

准备原料制作粽子，购买鸭蛋腌制，

到山里割粽叶或到万城购买粽叶。

到了农历四月三十那天，购买黑猪
五花肉、红枣等。我记得母亲是这样
制作粽子的。首先将粽叶用水蒸
煮杀青、灭菌，除水份后，粽叶由青
色变成土黄色，韧性很好，散发着一
种特殊的香气。接着将糯米浸泡3个
小时，捞起来放在簸箕里将水沥干。
同时将五花肉切成小块，用精
盐、胡椒粉、砂糖、蒜茸、酱油腌制。
然后包扎粽子，将蒸煮过的粽叶三
片铺在桌上，取淘好的糯米一两作
垫层，放入二块腌制好的五花肉和一
个咸鸭蛋黄，再取一两糯米封盖，
将糯米和馅包实包严，再用麻绳绑
扎紧，使粽子不能渗透水，包扎好的
粽子呈锥形。然后放进灌满水的锅里
煮8—10个小时，直到粽子熟透，散
溢着香味为止。

第二天早上（即农历五月初一），
那浓浓的粽子香味弥漫着整个村
子，各家都把粽子摆在桌子上，全
家人围着桌子品尝粽子，一直吃到
初五端午节。

边笑着，一点也没有当官的架子，没
有嫌弃我这个异域他乡的军官“小
兵”。

他私下和我说，在机关工作这么

多年，当领导兼总工程师挺不容易的，
他更喜欢专业被认可的“总工”称号。

我们话不多说，翁叔与我经常谈
前途、谈理想、谈未来，我受益匪浅。
与亲如父亲的翁叔相处五年的日
子一晃而过，很快我的服役期到了。
离开汕头当天，翁叔亲自送我上
车，大声嘱咐：“海民你回家后要常
联系，有机会来汕头再到家里做客！”

后来我复员回海南被分配到一家
媒体单位上班，因工作较忙与翁
叔的联络也渐渐少了。“老爸退休了！”
那年接到亚雷的电话，知道退休后，
翁叔一时不适应，总觉得找不到事
做，加上原来他又是城市规划的高
级工程师和行家，心里总觉得没
有机会发挥余热。我专程坐飞机
到汕头看他，翁叔见到我既兴奋又
有些意外，前一个“海民”后一个“海
军”地叫着。

回海南后，翁叔给我打电话说，
他找到自己的位置了。每天坚持读
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到老干
部活动中心锻炼，并组织社区开展
“创建和谐家庭”活动。得知翁叔二
次“就业”了，我很是欣慰，这些年，
我一有机会就去看望老人家，他依
然那样干净、整齐，身穿白衬衣和笔
直的西裤，脚上穿着一双皮鞋，依
然是那个健谈风趣的翁叔。

翁叔这句富于哲理的话语让我深思。

今年元宵节一过，我去汕头看
望翁叔，他给我的印象仍然是一个
十分健康、从容自如、健谈的人。
当他得知我被中国散文家协会、海
南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后，语重
心长地说：“一个作者首先是一个
热爱自己的祖国、正直、诚实的人。
一篇作品就是一个人的人格，要想
写好文章要先学做人。”对于如何
做人，翁叔又谆谆告诫：“像你们
这个年龄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
你希望成功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吃
苦的准备？想有所收获，有没有付
出情操？”因此，在创作上一定不
要急于出名，更不能不学无术，靠
骂名人和歪门邪道来出名，这个是
要不得的。”对于创作的态度，翁叔
更是希望我：“要扎实深入地深入
生活。要讲真话，抒真情。因为人
们不喜欢假话，哪怕假话多么装腔
作势，多么冠冕堂皇，都不会打动
人们的心。文学创作不能只追求
荣誉，工人做工和农民种地，他们
是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自己的
产品上的。一个沉默的作家要比一
个喧嚣的文人伟大得多。”临别，
翁叔又淡淡地说了一句：“活着的
人就应该好好地活着，别指望大地
会留下记忆。”

翁叔这句富于哲理的话语让我深思。